

ZB18

汶川縣志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汶川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汶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贺 蓉

2017/1/16

参加本辑编审工作的同志有

（按姓氏笔划）：

王和清 王毓德 王学军

伍 江 索国光 曾正辉

目 录

人物春秋

- 汶川县第一个国医师姚子欲事略……………陈富春(1)
- 乔治·夏勒博士……………
- 一位在卧龙特区研究过大熊猫的美国专家
……………田致祥(7)
- 忆叙马锡山医生……………贺 蓉(14)

灾情回顾

- 汶川地区的旱灾及其影响……………陈晓华(19)
- 一九三三年叠溪洪水袭击威州情况
……………马序口述 王学军整理(25)
- 汶川县三江乡境内六十年来的两次特大洪灾纪实
……………刘志全(31)
- 解放初期我县龙溪场发生的一次特大火灾经过
……………袁永发(35)

历史纪事

- 民国35年威州索桥翻桥惨案
……………马序口述 李俊刚、姜永秀整理(39)
- 飞机票子案……………李明昭、王进先(41)
- 蟠龙寺的兴衰……………祝定超(50)

兵事摘录

- 我参加“童子队”的经过和对红军的见闻
……………郑银康口述、李俊刚、姜永秀整理(52)

红军天层山九大包之战
.....吴金富、吴国清口述 吴应江整理(57)

辛亥革命映秀同志军史话.....姚仕学(60)

文教史踪

民国时期汶川县小学教育概况.....苟椿俊(65)

水磨乡储秀书院始末.....李明昭(72)

经济纵横

汶川县建国前的电讯业.....魏宗发(77)

修筑灌绵公路写实.....罗天平(82)

民俗风情

羌寨碉楼初探.....陈晓华(87)

“愿”的宗教仪式.....余明辅(94)

羌族的生活习俗.....余明辅(101)

羌族丧事习俗.....余明辅(106)

汶川县第一个国医师姚子钦事略

陈富春

姚子钦，名御林、字燮理，漩口场人，生于清光绪元年正月初四日（1875年2月9日）。父名真凤、母董氏，家有姐弟六人，子钦最少，漩口人多称其为“姚么爸”、“姚么爷”。

子钦自幼聪颖，喜读医笈灵素及仲景诸书，研习岐、黄、华、扁诸家之医术。曾与胞兄宝珊合伙经营木材采伐业，经常来往于蓉、新、灌之间，接触了一些医界名流，与沈绍久、王朴诚、李斯焮等人素有交往。

1920年，其妻郭氏（今白花乡八角庙人）突发青光眼致盲，遂轻商而重医业，在漩口广东街开办“云龙堂”药店，雇请药技工杨济昌、学徒郭联举（学成后回西充开业）、坐堂医师王子千（白花乡人）等人诊病处方售药。“云龙堂”除诊病售药外，还根据民间单方研制膏、丹、丸、散以济世。

姚子钦擅长中医外科、疡科，对金创、外伤、溃瘍、肿块、疔疮、走黄（现在称败血症）等有独特神术，凡疑难病症及重、急症患者，经姚氏诊治后往往收效甚速。姚氏还经常应病家之邀，亲自登门诊治，奉行“贫者相赠，富者必索”，“千家吃药，一富还钱”之医风，因而姚氏医名广扬

于蓉、新、灌一带。1929年，被聘纳为中央国医馆四川分馆馆员，正式注册为国医师。

这里实录几则医案以飨读者：

“神效菊花饮”治败血症、脓毒血症

药到病除

国医师研制的“神效菊花饮”对败血症、脓毒血症，特别是对“危险三角区”疔疮、疖肿引起的脑静脉窦脓栓、炎症等危及生命的险恶症候有特效，其效果不亚于现代医学所使用的抗生素、激素输液疗法。其后裔姚仕学曾治愈过二例“危险三角区”脓毒败血症患者。治疗疮，特别是头面部疔疮，俗人或医家多忌近酒气，谓酒气扩散毒气能致人于死地，而姚氏则认为，酒性醇烈，善走窜、行气血，借酒性方能送药力达患处。酒能启动和加强营卫之气，调动自身抗体，清除毒物废料从汗液、尿液、痰液、大便中排出体外，以达消炎、退肿、祛痛，恢复正常功能之神力。

1938年金秋时节，董月三（濠口人）患鼻前庭疔疮，面部红肿、上唇高跷，高热神昏、昼夜呼嚎，疼痛难忍已达二日。姚氏即投以“神效菊花饮”一剂加白酒一斤煎滚，外加鲜菊汁一盅兑服。服下一大碗药汁后，即盖被中取汗，汗出则肿痛、高热、神昏诸症全消，一剂即愈。

“白油膏”治溃瘍

立竿见影

对下肢久不愈合的溃瘍（俗称臁疮），姚氏刚用自制的“白油膏”固定之，一贴即愈，收效神速。愈合时间短者一

两天，长者不超过七日。

1936年，谢开堂（今璇口集中村人）小腿胫骨中段长有一块巴掌大之紫黑色溃瘍，常年流脓血已达五年之久。姚氏为其量度，患处直径约二寸，深达一银币（约0.3厘米），瘍面布满脓水，周边结满脓痂，腥臭难闻，只有基部长出少许肉芽。姚氏当即用茶水进行清洗，取出“白油膏”贴在溃瘍面，命患者抬高患肢坐在对门的姚待龙茶馆内，以燃香计时。待一柱香燃尽后，取下油纸洗净再反面贴上；待二柱香燃完后，复如前法施治；三柱香燃毕，脓水全净、瘍面长平。最后再贴上一纸膏以绷带固护，并嘱患者勿撞伤，可保证永不复发。众茶客见治疗过程仅三柱香，无不惊叹姚么爷之神术。

另有若干小腿溃瘍病例，皆在七日之内治愈。如理县一藏胞患下肢静脉曲张性溃瘍，整个下肢呈紫黑色，瘍面流脓水并伴奇痒，使之彻夜难眠。姚氏用“白油膏”固定溃瘍，令其跷腿将患处绑扎严密，越紧越好。七日过后解带视之，溃瘍面平复，紫色转淡，唯脱一层白屑而已。治愈返家，十年不曾复发。

“接骨舒筋丹”续筋接骨

妙手回春

姚子钦用“接骨舒筋丹”续筋接骨，收效甚速。患者服用此丹后，盖被静卧二至四小时，即觉断处跳动；一柱香燃尽，骨接处疼痛消矣！

1930年秋，理县抬来一男性中年藏胞，患者股骨中段骨折已半月余，曾在当地医治，肿痛难消。姚氏前往客栈

诊视，认为断端脱位约二寸。经手术整复，用小夹板固定，再投以“接骨舒筋丹”一钱用温酒送服，即盖被中静卧。次日复诊时，患者用手示加半汉语说道：“昨晚服药后，初觉断处似鸡啄米状，有如天神硬将两断端拉拢一般，约一柱香后，此种跳感逐渐消失，而后便安然入睡了。今晨起来已不觉痛苦了。”随即扶杖下床走动数步。姚氏嘱其每日下床走动三次，继投以此丹，外加酒药数剂。患者经十五天锻炼即弃杖而行，康复如初。

“观音针”治顽疾 疗效显著

国医师研制之“观音针”，形同细小如线之药灸条（其直径约0.1——0.5毫米），用木香、雄精、牙硝、荆防、二乌、双芍等中草药，经特殊加工制成。施治时，取0.5厘米一段置于应灸穴位或过敏区及特定部位，以线香引燃上端，乘势垂直吹气，触皮即爆，患者立觉症状大减，如惊厥神昏者立醒、喉肿气闭者立安、慢性病患者能逐渐趋愈。姚氏在总结此针的效能时说：“观音针”善治诸般痛症，能遏止急性传染病和急性炎症，以达消炎退肿之目的；善急救惊风、昏厥、休克病人，以达止惊速醒之效；善灸疮疡、疥癣、冷疽岩肿及乳腺乳核；善治风寒湿痹、关节冷痛诸症。对通经堕胎有奇效；对咽喉急症收效神速（诸如，急性喉头水肿、急性咽炎、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咽部肿瘤等）；对流腮一灸即愈。试举数例于后：

例一，用“观音针”治疗高热惊风。姚子钦的曾侄孙辈姚若庸姐弟于一九三四至一九四一年间，常因高热惊厥抽

风，口眼喎斜，其家人惊慌失措。国医师前往急救，在百会一灸，惊厥立止；地仓一灸，口眼转正而苏醒，移时烧热即退。

例二，1939年，漩口地区流腮猖獗。凡来就医者，皆在耳下五分及颊车穴（或配合谷穴）一灸即止痛消肿，当天便可进食，一至三日局部炎症全消。个别重症者，配小柴胡汤、人参、生姜、玄参、板兰根一剂即愈。富者取一块大洋，贫者分文不收。其后裔都能运用此法治流腮，长孙姚仕学曾于一九七三年治愈了水磨马家营村六十例流腮患者。

例三，国医师本人在1935年红军到达汶川境内时，右小腿突然红肿，一时疼痛难当，根本不能下地行走，抬高患肢方能勉强呻吟。这时国民党军队污蔑红军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漩口居民纷纷往灌县迁移。姚氏彷徨无计时，叫长孙拿来“观音针”在患部由下而上密集灸之，每灸一处，红色即退，待到灸毕，红肿全消，下地行走全无所苦了。当天便带领全家迁往灌县。

例四，1934年，姚宝珊之七女姚红玉患双侧喉蛾（即急性扁桃体炎），高热肿痛难消，吞咽困难，茶水不进已二日。国医师闻讯即从灌县返回漩口施治，在其颈颌部（即过敏带）灸三枚、百会穴灸一枚。患者立觉痛感顿减，试吞咽无所阻，当天便能进食，继投以中药一付即收全功。姚氏对同类患者，多一灸即愈，很少有服药者。

例五，1933年，蓉城某富商之妻患乳核如鸡卵，推之不移，抚之少痛，已达三月之久，经多方求治无效，反而逐渐增大。姚氏用“观音针”在其乳核部周围密灸之，又在同侧背部找到特定穴位灸之，每日一次。一周过后，即见核

块逐渐缩小，逾月而愈。后裔认为此核近似于现代医学之乳腺速性增生症，其后裔用此法灸治乳疔乳核，疗效显著。

此外，国医师研制的“金丝草膏”能治跌打损伤及骨折骨痛；“红药膏”善治“九子滥疡”（即淋巴结核溃疡），善拔腐肉脓头、余骨绵管；“万应五油膏”（碎蛇、熊油、豹子油、雪猪油、土猪油为基础油，加入中草药炼制而成）善治风寒湿痹痛、关节肿痛、腰背痛、淤肿疼痛等诸症。

国医师为中医 力尽一生

1929年，南京民国政府听信少数洋奴之调唆、诽谤，谓中医不科学，是骗人之术，有碍医学发展，应予取缔。南京政府竟无视广大中医界为中华民族之繁衍生存起着不可磨灭的伟大作用的历史事实，悍然颁布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此案一出笼，便激起了全国中医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在全国人民的一片怒斥声中，南京政府被迫在旬日内撤销此案，并由中医界名流在南京组成中央国医馆，在各省成立分馆。姚氏在这次抗争中表现得非常激进，抗争胜利后，即被聘纳为国医馆四川分馆馆员，并正式注册为国医师，同时也是汶川县的第一个国医师（其后裔姚仕学还保存有一张盖有国医馆钢印的照片）。

国医师一生奔波，晚年积劳成疾，神衰体弱，常在诊治工作中昏厥。由是，业务日渐凋零，入不敷出，加之性格孤癖，贫病交加，不幸于1943年春病歿，享年六十八岁。

乔治·夏勒博士

——一位在卧龙特区研究过大熊猫的美国专家

田致祥

乔治·夏勒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日耳曼民族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迁到美国定居，后加入美国国籍。1955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1962年在威斯康星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到过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十三个国家考察，研究过猩猩、狮子、老虎、猎豹等动物，先后编辑出版过《山地大猩猩》、《大猩猩岁月》、《鹿和虎》、《塞伦爱蒂的狮子》、《石头静悄悄》等十余部科技、科普著作，是世界上一位权威性的猫科专家。

1980年5月，乔治·夏勒博士随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考察团来我国考察，在北京受到过邓小平同志的接见。

1980年12月，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决定在“五一棚”（卧龙自然保护区的臭水沟左面，海拔2520米的山腰地带针阔叶混交林内。由棚子到泉水池搭了五十一级阶梯，故名“五一棚”。）设点研究大熊猫，并委派乔治·夏勒担任基金会首席代表。

乔治·夏勒博士，身高一米八三，生得结实、伟岸，高高的鼻梁上端长着一对深邃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平

时沉默寡言，使人一看就觉得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专家。

夏勒博士随身携带来的考察用具有：两个合金钢捕捉笼（每个长1.6米、高1米、宽0.9米）、一些阿尔斯泰普夹（由钢丝弹簧构成，其原理如同当地老百姓所使用的绳套子）；步枪式、手枪式麻醉枪各一支；一些无线电颈圈（每只重约700克，一台微型无线电发报机紧紧固在结实的两层皮带中间，两端用塑料胶布封严，天线藏在皮带边缘上，每只颈圈上编有数码）、几台无线电接收机（每台长约25厘米、宽12厘米、厚6厘米，形如袖珍收音机，一台机器可以编程序10个）；两个尼龙帐篷（每个重约3公斤，可供2人在野外住宿）。

夏勒博士一到“五一棚”便投入紧张而又繁忙的研究工作之中。他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勤于探索，忠于职守。

他经常只身一人扎进茂密的森林中，身上常揣一卷红色的胶纸，走不多远便扯下一块贴在树上，以此辨别行走路线。一边往密林深处走，一边用深邃的眼睛探索，寻找动物的蛛丝蚂迹，见到大熊猫粪便，如同找到了夜明珠似的。只见他双腿跪在地上，又在照像，又在用钢卷尺量粪便的直径、长度，然后把粪团一团团地扳开检查，寻找粪便中的食物成份，再把观察所得一一记在笔记本上，然后拾起一块粪团用白纸包好，放在背包里留作资料。站起身来，还要在四周察看一遍，最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如若发现了大熊猫的新鲜痕迹，更要穷追不舍。每次野外考察归来，都会汗流如注，湿透全身。

在野外观察大熊猫是相当辛苦的，即使在滴水成冰的严冬，天气再冷、海拔再高，都不容许生火取暖，只能静静地

呆在大树下，一呆就是一整天，还不能有打盹的机会，因为每隔15分钟就要开机收听一次。寒气逼人，又没有活动余地，即使有鸭绒睡袋御寒也无济于事，人常常被冻得脚僵手硬。有一次轮到队长和夏勒值夜班，他们在树林里坐了一晚上，第二天凌晨归来时，满头的冰块将头发粘成一片，走起路来脚也不听使唤，可夏勒仍是那样精神，早饭一吃又上山了，好象从来不知疲倦。

1982年4月，他为了拍摄大熊猫繁殖交配镜头，经常早出晚归，甚至昼夜不归。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录下了野外大熊猫求偶的嘶叫声，拍摄到了野外大熊猫交配的真实镜头（大熊猫野外交配镜头在我国尚无先例，因此被人民画报和美国地理学杂志纷纷抢登），夏勒博士也得到了最高奖赏，深为同行们所钦佩。

夏勒博士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同事都是高标准、严要求，而且时间观念相当强，说干就干，从不拖踏。他喜欢工作好，不怕吃苦的人，讨厌懒惰和只会纸上谈兵的人。

记得81年3月的一天上午，夏勒要考察队队员张贤堤去4号笼子换诱饵，张一看手表已是上午11点钟了，答应吃罢午饭再去。夏勒一听就火了，连说：“马上！马上！”老张再也不敢怠慢，背起诱饵就上山。

一次，他的助手（夏勒请来的无线电专家）好尔·奎克勒考察归来，已是下午四点钟了，炊事员端上饭菜，准备开饭。这时，夏勒在考察日记上发现好尔所管的1号笼子没换诱饵，当即对好尔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要他立即补点（考察术语：重新再来）。好尔放下刚盛好饭的碗筷，转身就上山。还有一次，好尔·奎克勒到野外考察，直到晚上八点钟

还不见归来，整个林区一片漆黑，同志们都为好尔着急。可夏勒却不以为然地说：“没关系，为了工作，就应不怕吃苦，一两晚上是饿不死的。”“没关系！丢了外国专家我们可担当不起。”于是大家兵分两路，打着手电筒四下寻找，终于将好尔这个诚实憨厚的青年专家找了回来。

记得夏勒初来特区时，见竹林里有那么多粪便、那么多熊猫活动过的痕迹，满以为一、二个星期便可见到大熊猫，谁知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又完了，仍不见大熊猫踪迹。他着急了、怀疑了，他对翻译说：“五一棚是否真有大熊猫存在？”中方专家对他说：大熊猫肯定是有的。由于他不了解大熊猫的生活习性，再急也没用。

原来81年出现干冬现象，一月份基本未降雪，积雪只在高海拔山坡残存着星星点点。随着积雪的融化，大熊猫也逐渐向高山上移，这叫大熊猫的“撵雪活动”。

一月底，天空飘起悠悠扬扬的雪花，大家异常高兴，两天之内积雪深达30厘米，大熊猫喜食的冷箭竹重压雪底，迫使熊猫下降到桫桢竹林中来觅食。一天，棚长他们迎着风雪归来，在白岩附近的一棵冷杉树上发现了一只蹲伏其上的大熊猫，当夏勒赶来时，已是夜幕降临。夏勒一见大熊猫，连声：“ok! ok!”急忙举起挂在胸前的照像机，把光圈调到最大限度，可怎么也看不清楚，只道：“遗憾！遗憾！”这次尽管没拍下照片，可总算打消了这位专家的怀疑，增强了信心。

自见到大熊猫后，所有捕捉笼都敞开了，天天兵分几路查看，希望能捕捉到大熊猫。可是，考察队员总是高兴而出，扫兴而归。不知不觉，时间已到了二月中旬，诱饵已用

去上千斤，仍不见大熊猫登门作客。在这种情况下，就连老有经验的中方行家都怀疑起自己设计的笼子是否有问题。篝火傍的笑声没有了，代之而来的是叹息声，所有考察队员都闷闷不乐、愁眉不展。

此时此刻，夏勒博士的心情更加沉重，他最大的涵养在于克制。他曾到20里外的山村向老猎人请教，可直到3月中旬，情况毫无进展。夏勒的食量减少了，他那清瘦的脸更加发黑了，只有那双蓝眼睛依然深邃而敏锐。

三月下旬，夏勒再也无法忍受。一天晚上，他召集所有的考察队员开会，重新布置工作。平时沉默寡言的夏勒，今晚也把话匣子打开了，那张本来就严肃的脸上，又鼓起了几条青筋。他把前一阶段的工作作了简要的总结后，站起身来，取下挂历，用炭素笔把3月27日这天圈住，用他那夹生的中国话说道：“这天前要关到大熊猫”。大家听后面面相视，心想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后来我们才知道，夏勒博士在接受这项课题时同基金会订有军令状，三月底基金会官员来检查时，必须关上一只大熊猫，并套上无线电颈圈。作为夏勒博士这样一位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专家，能不着急吗？

事情也非常凑巧，3月22日至24日，接连下了三天大雪，25日晚，一只“亚成体”大熊猫被阿尔斯泰夹子夹住了。捉到大熊猫，“五一棚”可热闹了，考察队员个个喜形于色。这动人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很快传到了成都——北京——日内瓦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国内外各大报刊也相继转载了这一消息。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给大熊猫安上无线电颈圈，这可是开

天劈地头一次。夏勒请来的无线电专家好尔·奎克勒一生见过很多动物，可要给这个“活化石”打麻药针，的确没干过。在药剂的配量上他有些踌躇不定，动作也显得笨手笨脚。他先用3毫升药量试一试（一百斤重的动物需用5毫升）。只见好尔小心翼翼，将针管装好，药拧在特制的长一米五、直径一厘米的麻醉杆上，照准大熊猫前肩胛猛地一刺，大熊猫叫了一声，坐在雪地上一动不动，五分钟过去了，仍无反应，“不行，再来！”又加2毫升药量，这下大熊猫躺下睡着了。大家急忙上前，先用特制的尼龙绳把熊猫套住，解开夹子开始工作：安上无线电颈圈、称重量、量长度、看牙齿定年龄、抹上眼膏，这一整套动作要求在20分钟内完成，因为20分钟后，大熊猫将醒转来。但熊猫醒来后，不能马上放归，还必须再坚持半小时才能恢复其原状。专家们给这只熊猫取名“龙龙”。

万事开头难。关到“龙龙”后，又接连关到了“宁宁”、“伟伟”、“憨憨”等81只大熊猫。

夏勒博士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在生活上却不拘小节，不讲条件，更不讲特殊。

他初来时只身一人，同中国专家住在一起。三个月后，其夫人克·夏勒也前来特区，考察队便在“五一棚”下方林子里搭了一间帐篷（约6平方米），供夏勒夫妇居住。

野外考察十分辛苦，夏勒同其他考察队员一样，背着干粮上山，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泉水或吞一把雪。工作忙的时候，忘了带干粮是常有的事。有次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林间追踪观察一只大熊猫，已是下午5点钟了还没吃到过一口粮，幸好碰到胡锦涛老师，才吃了最后剩下下来的几片饼